

书间道
Book Review

古董市场惊现巴金七封信,作家著长篇纪实文学

寻找巴金的黛莉

在古董市场闲逛游走,偶然发现文学巨匠巴金写给少女黛莉的7封信,两年多方才磨出8万字……作家赵瑜以最“笨”的田野调查方式写出纪实文学《寻找巴金的黛莉》,这部作品将于明年1月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快报记者 陈曦

70年前7封信

近日出版的《中国作家》(纪实版)第12期,首次公布了巴金于上世纪30年代写给山西一位读者的7封信。当70多年前的文字拂去尘埃,走过风雨,出现于当下时,给予人的不仅是惊喜,更有心灵的震撼。巴金的这7封信是写给山西太原一位名叫赵黛莉的女读者的,时间为1936年至1937年。时年16岁的赵黛莉,本名赵梅生,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她自小喜欢文学,特别喜欢巴金的作品。那年在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梅生和几位要好女同学嫌自己的名字土气,就都改了名,梅生改为黛莉。16岁生日那天,姐夫送了她一本巴金的《家》,她便迷上了,一心想离开家庭,投身革命。有一天,她看到《大公报》上刊登了巴金的一篇回忆文章,便给巴金写信,谈自己的理想,谈读书心得。信,寄到了《大公报》。她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巴金的回信。她把信给同学们看,大家都很高兴,叫她赶快回信。就这样,她与巴金往来通信多次。

巴金的7封信,基本保存完好,连这7封信的实寄信封也都

在,并且有两封还保留着当年的邮票。7封信的信纸,有5封用的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信笺,另两封为译文和开明书店的信笺。巴金在第一封信中,得知黛莉12岁时就读了他的《砂丁》,写道:“心里很不安,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巴金还写道:“你在十六岁时就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在信的最后,巴金写道:“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在第二封信中,巴金写道:“我觉得你应该升学,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这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所以,你得听我的劝告,等候着将来。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

巴金寄书给黛莉

赵黛莉曾经寄钱给巴金,希望买书或者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巴金在第三封信中对此写



道:“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您。”巴金的第六封信,在回答怎样写文章时,写道:“我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巴金在第七封信中,告知黛莉:《文丛》和《文季月刊》都被禁了,他也许不能再在上海呆了,但是以后的行止还没有确定,希望她好好地活下去。

赵瑜是当今山西籍报告文学作家,撰有《马家军调查》《兵败汉城》《中国的要害》等著名报告文学。闲暇时,喜欢到古玩市场走走的赵瑜,3年前在太原一位古董商那儿获知了这7封信,在经过一年多的艰辛追踪和交涉后,终于获得了这批珍贵手迹。随之,他又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对书信进行分辨、考证,同时寻找收信人赵黛莉。当年16岁的赵黛莉,今年当近90岁了。可以告慰读者的是,她仍健在,现居住在陕西西安。当年的一幕幕仍记得清清楚楚。巴金的这7封信,经巴金亲属辨析,确为真迹。在已经发现的巴金书信中,早年的还不多。这7封信,弥足珍贵。

» 书摘

黛莉与萧珊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8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事实告诉我们,萧珊以上海中学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见,与山西女生赵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们相见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个月里。萧珊女士原名陈蕴珍,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回到浙江宁波老家住了一段后,重返上海,进入爱国女校续读。陈丹晨先生在《巴金全传》一书中写道:“有一位叫陈蕴珍的女学生,从1936年起与巴金有了通信联系。那年,她19岁,是一位热爱巴金作品的读者。”萧珊小姐热情而又真诚,比赵黛莉年长两岁,她于1936年8月,又一次致信巴金,同信寄上一张照片,以利相认,相邀巴金前往南京东路719号,一家叫做“新雅粤”的菜馆约会,从此开始了他们时日绵长的真情交往。陈丹晨先生认为,巴金先生从这时起“将早年献身革命、置个人爱情婚姻于事业以外的独身主义倾向渐渐淡却,让位于纯洁而又热烈的爱情了”。

这第三封信,正是写于1936年8月3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 (摘自《寻找巴金的黛莉》)

新书推荐
New Books

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冯华
《蝴蝶之罪》

一个五岁小男孩的出现,掀起了警察邱英杰的命运风暴——儿子失踪,母亲去世,妻子自杀……素有“中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之称的冯华,虎年推出了最新力作《蝴蝶之罪》,从普通生活中提炼出最惊悚的尖叫,将推理悬疑的逻辑植入灵魂。



版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汪涵
《有味》

搞篆刻、养虫子、做木工、玩葫芦是他的“不良嗜好”,做木匠、当农民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湖南台主持“一哥”汪涵首度出书,专写老物件向民间文化致敬。



版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王超
《瞬间看透身边人》

本书旨在为大家提供一种简单实用的识人方法,通过对人外在举止的分析,揭示其深藏于心的真实想法及性格特征。一句话:察言观色,辨识人心。



版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林少华
《为了灵魂的自由》

林少华是村上春树的“御用翻译”。日均3000字的出稿量让林少华对村上的文字和内心世界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把握,所以其酝酿了两年之久、全面剖析村上作品的《为了灵魂的自由》一书才自然地喷薄而出。



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2月
作者:英爱德华·伯曼
《绅士生活》

本书作者英国贵族爱德华·伯曼先生,权威而细致地介绍纯正英伦绅士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爱好时尚以及培养过程,从精神层面为中国的富人们从物质富有跨越到精神高贵提供了一个范本。

悦读

Happy Reading

让男人解剖婚姻
让我们解读男人

唐朝女诗人李冶有诗云:“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每一对夫妻都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恩怨,以婚外恋为题材的作品汗牛充栋,像《苏珊的微笑》这样出自男性作家之手的作品却不多见,叶兆言对男性心理的把握堪称独步,真正做到了从男性的角度解读中国式婚姻。

《苏珊的微笑》摒弃了“小三”的叙事立场,话语权掌握在男主人公杨道远手里。《蜗居》里的话语权掌握在海藻和宋思明手里,所以他们的爱情得到广泛称颂,在《苏珊的微笑》中,男主人公杨道远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把“小三”苏珊美化成了拯救他于水火的田螺姑娘,一方面却又忘不了苏珊曾是洪省长情人的这个事实。

作为一个靠妻子裙带关系起家的“凤凰男”,杨道远几乎一直生活在自卑和矛盾中,一方面他不断做自我暗示,认为仕途得意是因为自己擅长韬光养晦,一方面他又不能反驳丈母娘“没有我们就没有你”的明敲暗打;一方面他艳羡张慰芳的高贵美丽,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直接导致他对前妻的态度呈现出一种貌似宽容的刻毒:一边让所有人

知道张慰芳的不贞,并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在众人面前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已经高位截瘫的妻子,由此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出轨的理由,反正岳父家早已失势,大舅子张蔚平也如同事所言“混得很不得意”。此时的杨道远有权有势相貌堂堂,再不出轨,简直天理难容。

人说:婚姻犹如黑社会。读罢全书,一身冷汗,感觉“凤凰男”们爱的其实不是女人,城市女人在他们心中,更像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符号,是他们对自己“新城市人”身份的一种确认。

他的忍辱负重终于换来了回报:妻子与情妇都对他忠心耿耿,他终于通过对两个女人身心的征服确认了自己的成功。读罢全书,发现这部作品对“凤凰男”做了一次不动声色、抽丝剥茧式的剖析:杨道远始终呈现出理性的温和和弱者的无奈:年轻时受尽父亲和乡邻的侮辱,婚后妻子出轨,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和苏珊相好也是一次巧合加上助人为乐的结果。永远是别人对不起他,他永远处在被打压、被欺负的地位,但笑到最后的仍然是他。他有体面的妻子,有高官厚禄,还有最无瑕的爱情——苏珊为了他而跳楼自杀呢。

对比女性角色在婚姻小说中时常表现出来的柔肠寸断,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绪,杨道远真是冷静理性到了可怕的境地,果然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女人谈男人,再深刻也是雾里看花。让男人来解读婚姻,让我们来观察男人。 丹朱

先读为快

Read Faster

袁世凯给自己写挽联
称“为日本去一大敌”

袁世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曾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便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但他毕生却以抗日战士自居,曾发表过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作一自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袁世凯自认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劲敌,自己的离去,使日本在中国少了一个绊脚石。临终前,他迫于压力,宣布取消了帝制。也许,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中国再造共和满怀期望;也许,这其中也蕴涵着对自己称帝的一丝悔意。袁在签订“二十一条”的过程中,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袁对日态度的另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时机来了,便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侵占青岛,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以此作为承认袁世凯称帝的条件。据说袁看到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后,非常生气,大喊:“我要做皇帝,也不做日本的皇帝。”袁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按照常理,没有理由会甘愿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白白地送给他人,也不想冒着千古骂名,甘心出卖国家的权益。袁世凯洞悉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扩张策略,深知中国打不过日本;同时认为只有与日本结好,当皇帝才有了国际保证。于是,他便决定采取谈判的策略,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对“二十一条”,逐条批注,

整个谈判根据他的指示进行。

这是袁从政以来所遇到的最大外交挑战,他决计顶住,从四个方面着手布置。第一,摸清日本的底牌,派总统府日籍顾问贺长雄,回国打探此事的原委和日本元老的态度。第二,在谈判中采用拖延战术。袁世凯重新启用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陆总长也是深明其意,每次谈判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尽量拖延喝茶的时间,日本无法加以拒绝。第三,就是向西方国家媒体秘密透露日本独霸中国权益的计划,即“二十一条”的细节,引起列强的关注,以牵制和对日本施加国际压力。第四,扶植张作霖作为关外的政治强人,以此阻遏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袁世凯在外交谈判之外,也在军事上做了准备,在他的同意下,段祺瑞进行了数周的军事动员和物资装备的调配。最终,谈判的结果还是签订了“二十一条”,条约签订一周之后,袁发布训令,核心内容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全国官民应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励精图治,以待将来。

在个人生活上,袁也不太讲究卫生。平时喝汤或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上都是汁渣,却从不用手绢擦拭,就是在擦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边伺候,就用衣袖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有很多这些东西的痕迹,看起来很不雅观。姨太太们经常用湿毛巾为他擦拭干净,他自己从来都不在乎这些生活细节。袁世凯平时也不爱洗澡,一般都是在过春节时洗上一次。在夏天,炎热酷暑,汗流得很多,他也只是让姨太太们给自己擦背。

(节选自曾辉《最后的声音——民国名人的遗嘱》团结出版社)



《苏珊的微笑》
作者:叶兆言
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